

⑧2 學文經聯

一條流動的星河

人生的點點滴滴
心靈的抒發宣敘

張曼娟 弦子 等 主編

聯經文學 ⑦⑧

一條流動的星河

痲弦主編・張曼娟等著



聯經文學⁷⁸

一條流動的星河

79.07.1138.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台幣150元

編者 痲 弦
著者 張 曼 娟 等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 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247-2

・ 85086 ・

泳過星河

痲弦

——中國散文的歷史流向

文學有兩大類別，一為韻文，一為散文。前者的內容有抒情詩、敘事詩、劇詩（以戲劇形式寫的詩）等。後者的內容則十分廣泛，舉凡論說、記述、抒情、描寫的文字，均屬散文的範圍；而小說、散文劇（以散文為工具寫成的戲劇），亦可列為廣義的散文。

有人把日記、書簡、傳記也納入散文的領域，甚至把文學批評和歷史統歸散文來管轄，這自然是更廣義的解釋。如果根據這樣的區隔，我們說凡是韻文以外的，都是散文的疆土，亦無不可。

在文學創作上，我們所稱的散文，一般來說，是指抒情散文，這種文體即西洋文學中所謂的Essay或Familiar essay。在西方文壇，散文這個文體雖然早已具備了特定的內容和

11-4-402/11

樣貌，但其形成的歷史並不太久，大約十六世紀才略具雛型，發展到今天，似乎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文類，也少有專業從事散文創作的作家。

在中國文學的長河裡，散文則一直擁有主流的地位，與詩有相對的獨立範疇。中國遠古文字，最初是奇偶交雜使用，後來又有駢文的出現；駢文的特色雖注重聲韻的考究和詞采的雕飾，但在本質上仍是說明性大於表現性，不能說它是詩，而是散文。中國古典散文經過散文和駢文相互對峙、相互消長的演化，擺脫了比較狹窄的美文主義的局限，而開闢了更廣闊的創作道路。唐宋八大家所掀起的新散文運動，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明代有所謂「前七子」、「後七子」，清代有「桐城」、「陽湖」兩派，雖然在技巧上各有短長，但是，對中國散文風格多樣性的開拓，都有很大的貢獻。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最大的改變，是把沿用數千年的文言文徹底推翻，改以日常的口語——白話為寫作工具，晚清黃遵憲等人所提倡的「我手寫我口」，在新文學作家的作品裡，得到最好的實踐。白話文學表現在散文創作上特別出色，一時作家輩出，佳作如林，在白話文學的各種文類裡，散文為大家所普遍肯定。

白話文學運動時期的散文作家群，雖然口口聲聲要「把線裝書丟到茅廁坑裡去」，但是，細察他們的作品，仍然可以尋出中國傳統散文、小品對他們的影響，如俞平伯的沖淡、

朱自清的親和、周作人的閒逸、周樹人的辛辣、梁實秋的雋永、林語堂的幽默、徐志摩的蘊藉、豐子愷的渾樸、梁遇春的理趣、卞之琳的精緻、陸蠡的綿密、廢名的幽玄、何其芳的清靈，都可以從明清小品、隨筆中找出他們的師承。到了四十年代，日常口語、西方歐化語、中國文學文言的成分漸漸交會，把現代散文的內容和形式提昇到一個更高的層界。

台灣文壇近四十年的散文發展，可以說已經完全擺脫了中國新文學運動前三十年那種為了要擺脫文言的束縛，而形成的矯枉過正，把四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形成的口語、歐化語、文言三大語言流向，做了一個大融合、大匯流，再加上台灣本土方言（閩南語、客語）、各省方言的影響，使得台灣文壇的散文，語彙更豐富，風格更多樣，不管是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了高度的成熟。這些年來，在報紙副刊及文學雜誌上，散文隱然成為最活躍的文類；在出版界，散文書籍不管在質（文壇評價）量（市場銷售），都有優越的表現。

我們的散文發展並不是沒有隱憂的。譬如說一直到現在，我們還缺少散文理論與散文批評制度的建立，無法對散文創作產生文風匡正的作用。我們的散文界，表面看來生氣蓬勃，但在整體的發展上，仍缺乏制約，顯得蕪亂。意象的經營，字句的創新是必要的，但過分的雕飾，難免給人重形輕質，堆砌造作的印象。精緻是好的，但是，過分的精緻，反倒變成一種頹廢。在傳統中國散文的演進上，曾經有過的駢散對立、駢強散弱的局面，現

代散文的形式至上作風如不能加以修正和反思，這種局面說不定會重現於今日。

這些年來，我們讀到太多的所謂「美文」，這些美文，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新儷體」，新儷體的特徵是只見詞句的炫麗、形式的奇異、技巧的賣弄，而看不出作家的個性、人格精神與生命理想。還有一種介乎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輕散文」（像輕音樂那樣），徒然擁有美麗的外衣，卻沒有實質的內容。如果我們把這樣的新儷體、輕散文作為散文的最高標準，文風焉能不淫靡疲弊？

美國世界日報《世界副刊》幾年來提倡散文文學不遺餘力，並且擁有自己的散文作家群。這些作家多半來自以美國、加拿大為主的世界各地華人社會，他們的作品，著重在表現海外生活的經驗，抒寫華人、華裔天涯飄泊的情思，最顯著的特點是平易曉暢，言之有物，在渾樸自然中直見作者的性情；這樣的散文，跟一般濃麗曼豔的文章大相逕庭，而創造了一種清新的風格。這些散文作者不一定全是文壇名家，而從散文的高標準來看，其中的一些文章形體也許不夠華麗，意象有欠繁複，結構和章法更不作刻意經營；但我卻覺得他們的作品或許較能接近散文的本質，而符合「人的文學」（周作人的文學觀）的精神。我認為這些海外作家的散文，最重要的就是能表現作者強烈的個性和對生命的態度，對生活的觀感，進而能顯示出各自的哲學理念。好的散文先要能「動人」，然後才能「服人」，

動人就是要有逼真的生活感，服人就是要有思想的說服力。有時一篇看似個人化的文章，雖屬身邊瑣事，但在家常與平凡中更能貼近人性的底蘊。生動而完美的反映了個人，連帶的也反映了時代。

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中國人是比過去更世界化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他們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本土文化和社會走向的另一種力量，要想了解他們的思想脈動，透過文學，特別是散文這樣生活性的文體，應是一條最好的途徑。

世界日報副刊於一九八八年九月開闢「親暱時刻」散文專欄，由女作家田新彬、詩人林煥彰和筆者共同策劃。在這個專欄中，除了單向的邀請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參與撰稿外，更廣向的徵求廣大讀者參加投稿，誘發更多人的寫作意願，希望大家把海外生活的特殊經驗、不同的人生體會，寫成散文小品，為華人生活繪製永恆的圖譜。在此一專欄的編案中，新彬女士寫道：「幸福是一種希望，誰不曾擁有過？又有誰能夠長久擁有？《親暱時刻》是《世副》的一個新專欄。舉凡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朋友情侶之間、師生之間……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個心靈相契合的時刻所產生的幸福、溫馨的感覺，且一輩子都在記憶之中，值得珍惜與追憶的，都歡迎您以抒情的筆調來撰寫。」

這個構想別致的專欄推出後，受到廣大而熱烈的歡迎，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為止，一

共刊登了六十四篇散文。專欄結束後讀者紛紛來信，希望能夠出版單行本，以廣流傳，這便是本書輯印的緣起。如果因為本書的出現，能以它的樸實文風來平衡當今散文界過分唯美的偏頗，那更是編輯人最大的希望。

筆者不諳散文寫作，但卻愛讀散文，多年來讀散文所做的讀書札記，堆疊起來高與人齊，稱得上是散文的熱愛者。本序中所提出的意見難免膚淺，但卻代表一個讀者對散文文學的熱忱，也代表我對本輯撰稿作家的一份敬意。

最後提醒讀者：在知識爆炸、出版品驟增的現代生活裡，在出版業光怪陸離的促銷下，希望大家不要錯過這本樸實無華的小書。它沒有刺激感官的聾鬧，只有二三知己促膝談心的宣敘；它是對人生倫理的一份篤實，一份誠懇，一份執著。人生的點點滴滴，透過作家的筆端，匯成了一條流動的星河。

註：本文中關於中國散文、駢文發展的觀點，參考自顧仲彝著《新文學教程》。

目次

目次

序	／ 痙弦	(一)
祖孫共圓一個夢	／ 尤今	一
三姊	／ 丘秀芷	九
古舊的感動	／ 石地夫	一五
李老	／ 方杞	三
說書樂	／ 正芳	三七
歸寧	／ 安慕氏	三

(七)

- 永恆的星光 / 呂大明 三七
真善美的旋律 / 沈笠 四
親情之旅 / 吳玲瑤 四
禮物 / 周芬伶 五
定點緣會 / 官麗嘉 六
到處有人情 / 思果 七
媽咪的泡泡糖 / 胡華玲 八
名牌 / 高資敏 九
寫給女兒 / 徐蕙藍 九
一條流動的星河 / 張曼娟 一〇
隱藏的人 / 張讓 二五
小黏黏 / 謝素行 三三
散步 / 許薌君 三七
苦日子裡的親情 / 梁越 三三
老伴、老伴 / 琦君 三九

目次

帶隻杯子出門	／喻麗清	一四
飛逝的溫馨	／雲菁	一五
火舞	／粟耘	一六
五公斤 500g ／愛亞	亞	一七
父與子	／廖輝英	一七
麵包與米	／綠騎士	一八
四個流浪的音樂家	／趙雲	一八
林中散步	／維亞	一九
共飲一杯芬芳午後	／潘人木	二〇
風起花如雪	／蓬草	二一
雨中的歡笑	／韓秀	二二
單純之樂	／簡宛	二三
如此溫柔	／羅蘭	二四
我心如白雪	／蘇偉貞	二五

祖孫共圓一個夢

尤 今

外祖母不梳髻，不紮腳。

小波浪般卷曲的頭髮，自額頭處齊齊朝後梳，經過耳畔，被細細的髮夾別住了，梳理得十分工整。穿在身上的唐式衫褲，永遠散發著肥皂清新的香味兒。她不施脂粉，然而，愛敷水粉。水粉是一種白色的小粉餅，圓圓的，一粒一粒裝在透明的玻璃瓶裡，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外祖母總在洗過臉以後，倒幾粒水粉到掌心裡，和了水，用手指把它搓成液體狀態，然後，朝臉上一抹，整個人，便在那一股淡淡的粉香裡，顯得精神抖擻。

外祖母和外祖父住在怡保一幢寬敞的雙層老屋裡。怡保是馬來西亞北部的一個小鎮，我童年裡的最初八年，都是在怡保度過的。

記憶裡，外祖母老是非常忙碌的。每回母親帶我們到老屋歸寧時，外祖母總是坐在縫紉機前，以靈活的雙手縫出一件又一件華美的衣裳來。

衣裳，不是為她自己縫的——她為客戶而縫；一針一線，全為了還債。

外祖父原是業務蓬勃的樹膠商，然而，當世界不景氣的浪潮洶湧地捲過來時，捲走了許多人的飯碗，也捲走了那間外祖父以為能夠永世屹立不倒的公司。公司倒閉以後，除了債務以外，他一無所有。他變賣了一切的不動產來還債，可是，債依然還不清。

外祖母以高利息標下了多個她平時所參加的銀會，幫助外祖父還債。舊債未清，外祖母卻又背負了一大袋的新債——原本利息豐厚的「活會」，至此都變成了必須咬緊牙根來清還的「死會」。性子倔強的外祖母，挺直背脊，買入了一架縫紉機，開始了漫長而又勞累的裁縫生涯。儘管榮華富貴過盡後的這份窮困潦倒是不易熬受的，可是，外祖母把內心的一切感受密密的抵在薄薄的嘴唇裡。

她是不是真的無怨呢？童穉的我，無法也無能窺測外祖母的內心世界，但是，成長以後，細細回想，外祖母內心深處應該是有怨的。她的怨，不是因為豐裕的物質生活被剝奪了，而是由於讀書時間的被吞噬。

外祖母是個極愛文字的人——愛寫也愛讀。在不愁衣食的那一段日子裡，外祖母除

了例常的交際應酬外，也將不少的時間花在讀書與練字上。在封建家庭裡成長的她，根本沒有正式上學堂的機會，她完全是靠自修而與文字結緣的。

她最喜歡的一部文學名著是「紅樓夢」，讀得爛熟，所以，書裡的主角，都從書裡走了出來，在她的口中活了過來。

與母親天南地北時，她嘆著氣說：

「唉，六嫂娶了個王熙鳳做媳婦，以後的日子，可有她受的了！」
摟著淚痕滿臉的孫女，她含笑地說：

「噫！怎麼哭得像個林黛玉！」

談起她喜歡的人，她又眉飛色舞：

「噯，簡直就是個薛寶釵嘛，通情達理，又識得大體……」

這樣的話，聽得多了，大觀園裡的這些角色，全都變成我們耳熟能詳的「朋友」了。外祖母白天忙於縫紉、烹飪；夜晚一來，她的整個世界，便縮小到房間裡那一小方書桌上了。桌燈一亮，她便化身為蠶，貪婪的吞食各種各樣古典與現代的文學名著。有時，一邊讀，還一邊喃喃地說：

「我的時間不多了，如果不爭取機會多讀，恐怕來不及了！」

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總覺得她和我朋友所擁有的外祖母很不一樣。別的小孩能夠膩在婆婆的懷裡撒嬌，我不能。別的婆婆會坐在屋前的空地上給她的孫孩講述個個年代湮遠的老故事，我的婆婆不會。

她老是在忙。

正因為這樣，在怡保的那些時日，我一直不曾和她建立祖孫該有、慣有的那層親密的關係。在我心目中，她是個極端理性而又高度堅強的女性，她好像是活在一個鐵打鋼鑄的世界裡，而這個世界，是我所進不去的。

沒有想到，外祖母竟然也有當眾落淚的時候。

我八歲那年，父親決定下去新加坡另謀發展。外祖母和其他的親友一起送我們到火車站去。怡保的火車站，古老而陳舊，腐朽的木椅，一排又一排，寂寞地橫陳。外祖母坐在那兒，有若一尊石像。離愁化成了紅絲，在她的眼白裡繞來纏去；她臉上敷著水粉，但是，塗得很不均勻，東一片、西一塊，斑斑駁駁，好像一堵油漆剝落的牆壁。親友們站在一起，以刻意製造的那一分喧鬧來沖淡那一分即將遠別的哀傷，獨獨外祖母，一言不發。火車的笛聲響了，眾人揮手道別，外祖母別轉過頭，雙唇劇烈地顫抖，大把大把地奔流的眼淚，把她臉上的水粉都沖走了。

上了中學以後，我和住在四百里以外的外祖母開始了魚雁往還。

信箋裡的外祖母，溫馨而又溫柔，和她早期給我的印象，全然不同。她的字，筆畫纖細而不纖柔，一粒粒的字，有稜有角，內在的性格，不自覺地通過了她的字體表現了出來。信裡，都是鼓勵的話。

這時的外祖母，已成了我情感的「信箱」。我得意我失意、我驕傲我沮喪、我快樂我悲傷、我高飛我跌倒，她全知道。我讓她分享一切的喜與憂。在那凡事敏感的年齡裡，我親愛的外祖母以文字來平衡了我心態的發展。

進了大學，我搬進了景色秀麗的雲南園。

一向不太喜歡出遠門的外祖母，特地花上十個小時乘搭火車出來看我。

我帶她到雲南園圖書館頂樓的「美侖」餐廳吃飯，然後，偕同她在雲南湖畔散步。當時是傍晚，撲面而來的清風，夾著樹的香、花的香。湖畔有石椅，我們坐在石椅上聊天。和外祖母面對面地坐著時，驀然驚覺她年已老邁。歲月是蜘蛛，肆意在她額頭與眼角處結網；夕陽的餘暉把網染成很淡很淡的金黃色，乍眼一看，不像皺紋，倒是燦爛的笑影。莘莘學子，三五成群的聚集在湖邊，高談闊論。外祖母微笑地看著眼前的一切，心情極好。半晌，開口說道：